

殷
栗
齋
集

卷廿三
卷廿四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廿三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廿四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廿三
卷廿四

北

山

堂

藏

版

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
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初版

邱瓊山謂秦檜主和未為失計論

從來論史者誰為忠、誰為奸、誰為中國功臣、誰為中國禍首往往空案之後而常有平反、獨至岳飛忠、秦檜奸、岳飛為中國功、秦檜為中國禍、斷無平反以案者即使平反必是秦檜一流人夫子之云無足深辨乃邱瓊山有吳焉、瓊山明代大儒又名臣也非秦檜一流可知乃謂秦檜主和未為失計夫謂檜主和非失計即謂飛主戰失計也謂飛主戰失計即謂其死有舛違也烏呼飛生既被誣於秦檜死又被誣於瓊山能無冤乎、琼山亦幸而不與檜同時耳與檜同時而謂其不為檜党吾必不信更有奇者、琼山一誤而趙既此又再誤既此極贊瓊山之說以為南宋如此積弱即使專

用韓岳諸將無能為力秦檜主和、實能延九十餘年之祚夫此九
十餘年之祚乃韓岳諸將餘威致之何閔秦檜且南宋之積弱以
不能專用韓岳故烏有用韓岳而犹積弱之理金牌未詔以前何
如、独不聞宋以戰敗而主和、犹有說以戰勝而主和則無說桧主
和、主和於戰勝之日也、主和之說一倡誤辱數千年之中國何独
誤宋或曰南宋末韓侂胄不主戰歟曰侂胄時南宋愈弱且人才
無韓岳之將與秦檜時不同吾謂主戰亦止、犹勝于主和而止主
戰而止人亡之主和而止、自止之春秋止固多矣而獨書果止以
自止痛之也、琼山之說謂即明止於清之先兆可也然犹浮曰一
無時無識也既北之說則專為回護本朝更是諧媚心腸不得以

無誠代為之解、蓋罪比琼山尤重也。

張溥咎項羽不聽亭長王江東所以致止其說若何

張溥之說不然也。樣船亭長必漢軍所配置無疑。况先有田父一
絃驚弓之後再投羅網少有智者為之乎。豈後謠曰公竟渡河公
無渡河、渡河而死將奈公何為羽歌之可也。吾謂此亭長即實心
為羽如子胥之漁父渡江後亦無能為。若能為則亭長縱非實心
以羽之威办何難殺之而自渡其船乎。而卒不渡、羽蓋籌之熟矣。
從來英雄舉事先敗而後勝者可為先勝而後敗者不可為。然此
又為恃威力者言之。若以恩德感人雖一敗塗地猶足以繫人心
而圖再舉一成一旅少虧以復夏矣。渡河七百丈公以興衛矣。羽
果能以恩德感人者乎。專恃威力壓人威力一去人心亦隨之俱

去、况勝敗之際、最見炎涼世態、雖以漢高之不專恃威力、而彭城一敗、諸侯即背漢復與楚、使羽得江東、本一獨夫、地方千里、能據而有之邪、數十萬衆、能俛首帖耳為我用耶、為漢王心腹者、項伯也、季父也、追而迫之到者、呂馬童也、故人也、况他人乎、年人已畔、自未敗之前、他人乃肯順之、既敗之後、此必無之、羽對亭長之言、故為掩飾耳、曰江東父兄憐而王我、實則何憐之有、果憐而王、王即大有面目、何云無面目見之、張溥此說、是不知情勢之言、其并以齊王達不聽、即墨大夫之謀、至覆其國、此同一誤也、雖然、其咎項羽無盡咎齊王、達項羽更無能為也、同是大勢已去、而秦為無道、三晉鄰邦皆怨之、使齊王建果能因其怨以攻秦、齊之不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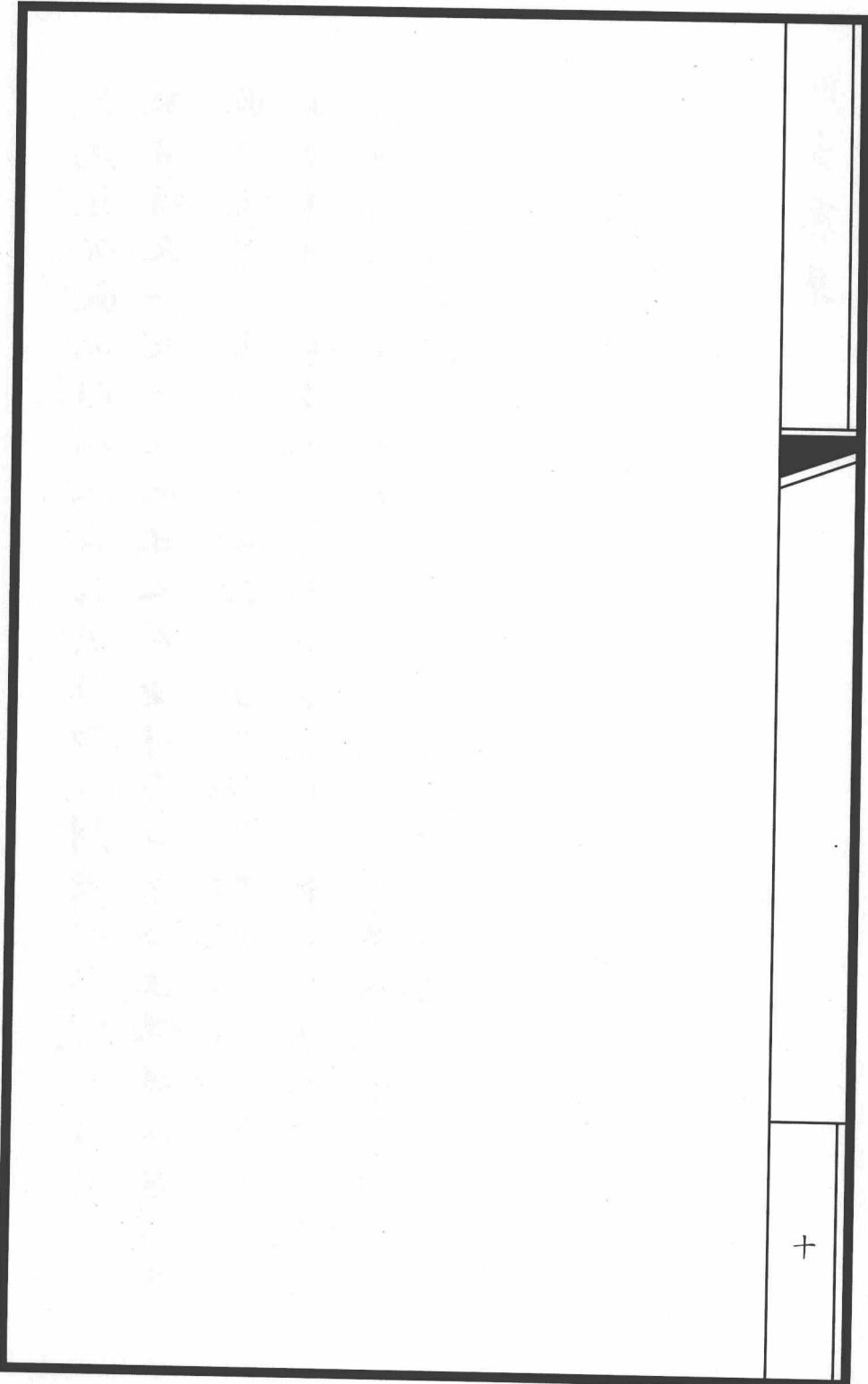
亦未可知。漢高則寬大長者，人樂其德，而無妄心，故曰項羽更無能為也。

其二

張溥之說大不然也。夫亭長或漢王所使，明中其計，失英雄之畧矣。然羽何不殺亭長，取其船而直渡乎？羽身七十餘歲，或未嘗敗北。漢王尚不畏，竟畏一亭長而殺之，為天下笑。且天下事常有出意料之外者，安知以亭長必為漢王所使，而不如伍子胥之漁父乎？若子胥以漁父為楚所使而殺之，漁父冤矣。項羽以亭長為漢所使而殺之，亭長亦冤矣。宜我負人，無人負我，此大忍心之事。奸雄為之，而英雄與奸雄有間也。況韓金尚屬嫌疑，容易誤會，樣船

更無嫌疑之可誤也。若誤會，則項羽更忍心於曹操，自謂英雄反奸雄之不若矣。然則既無嫌疑，何以不渡江？子胥聽漁父渡江，可以復楚仇；項王若聽亭長渡江，不亦可以復漢仇乎？曰：不能也。我仇漢而天下不仇漢，奈漢何？天下不仇漢，天下知爭仇我，我又奈天下何？江東千里，不能敵天下千里之數十萬眾，不能敵天下之億萬恒河沙數。我不渡江，禍祇及我；我渡江，禍且及江東之數十萬眾。凡禍人而可以福已，聖賢不為；英雄為之禍人而卒之禍已，奸雄或為之。英雄必不肯為，況且今日渡江？我禍江東數十萬眾，犹在後，江東數十萬眾禍我，恐在先矣。蓋必殺我無疑也，何也？今日江東之數十萬眾，比昔日江東八千人不同。昔日八千人，正項

氏銳氣方盛之時、人人希冀成功而獲封侯之厚賞、今日數十萬
眾當項氏一敗塗地之日、人人逆料其必誅、而欲謀殺以邀功勝
敗之際、最見炎涼世態、項伯季父而為漢心腹心、呂馬童故人而
逼羽自刎、炎涼世態竟起於平日最所親愛之人、其非親愛者更
何待問、明益等之熟矣、其不聽亭長渡江、想見英雄末路、亦想見
末路仍然不失為英雄、張溥何不審時勢之甚也



明代科舉利弊論

三代以前取士之法多用薦舉鄉舉里選是也至漢則兼用歲貢漢書諸侯歲貢少學之吏者於天子學于太學命曰進士是也隋興科目用進士之法而唐繼之其取士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是也明洪武十七年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諸明經宏辭等科竝革存進士一科與薦舉歲貢為三途以茲用集三代漢唐取士規制之大成其考試之序有鄉試會試殿試試士之法隋唐以詩賦宋以經義至明則專用八股即所謂時文也清二百年來俱因明制當明祖下金陵即令有司舉賢才武略之士已設文武二科武舉之科嚴比試于世胄廣招錄于俊乂故將才充斥

然未究文之三途所重唯科舉武之二品所重唯世官此皆不足以尽天下豪傑科舉制既敗壞矣梁斗輝論曰太祖之意原因文彙行而今則徒以文原以科濟薦而今則徒以科是以業舉者名掛孔孟之籍而陰附諸子百家為高割裂程朱之誥而擬拾兩西竺為奇科舉至此实無足言者况薦舉之途廢則學者空畢生之力於声調語氣之文字間因其才智于無用之學位以博取科名而已甚且求名急切閨節通風無所不至士風寂寥誠可哀痛故論者謂明代倡八股為最不仁之政策清代衰弱一蹶不振亦由于八股之害非無因矣雖然有治人無治法是故同一八股治法而當其有治人之時春秋兩試所得者或譖謠于廟堂无輔中

朝而佐康熙雍乾嘉二百年太和之成治或揚厲于閩外閩固萬里而通青藏回疆積世阻隔之声教至道咸以後物豐而移而中興將相大半行臣駕曾湖左鐘鼎相望得人之盛于斯極矣今必曰二千里之臺謹割于八股則二萬里之藩輸必收于八股乎今必曰二百兆之賠款賠于八股則八千萬之貢稅必輸于八股乎八股之功不若是其鉅也八股之禍不若是其橫也若舍所美而求所疵試問今日選舉比之八股時代之科舉何如八股文格雖卑然藉此可以鼓勵學者讀聖賢書不至廢經滅聖之無法無天也